

遲到的旅行

A Late Journey to Taiwan

雷震宇 Zhenyu LEI

中國浙江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

(2013 年春夏 國立政治大學交換學生)



「什麼旅行啊，文學啊，影像的，這算是什麼課？」

教務處的老師摘下老花眼鏡，指著我學分轉換申請表上「旅行：文學與影像」課，抬起頭，眼睛直戳戳地盯著我，張開一口晃人的白牙，喝聲問道。

「教，教文學，也教旅行。」

「你們交換生啊，整天修點稀奇古怪的課，怎麼轉學分？」

遲到的怪課

我愛拖遲，凡事力爭在最後一刻解決；早一秒，都覺得太可惜。拖延這個習性，被我拖著飛跨台灣海峽，毫髮未損。

這門稀奇古怪的課在禮拜五上午8點至10點。早得很。

7點40分我會準時邁出自強六舍的大門。

政大依山臨水而建，一部分校舍順著山勢連綿陳落，需長途跋涉方能抵達者不在少數，自強六舍也不能倖免。雖然校方沿路用木板修建了楓林步道，但木柵多雨，步道常濕滑不堪，滑一跤，狼狽非常。

平日裡，幾輛粉紅色的公車負責接駁，兩路公車各司其職，孜孜不倦，在行政大樓與蔣公銅像或自強九舍之間往返。每天清早，要下山的學生就在六舍門口公車站排成一列，各自低頭用手機；凡遇危急時刻，個個都伸長脖子，極目遠眺，蠢蠢欲動，如阿旁宮「縵立遠視，而望幸焉」的宮女。除公車之外，傳說中方便學生上下山的神器「水岸電梯」，其建所幽僻難尋，徒有其表，遭人厭棄。

照例，搭不上2路公車，一陣狼奔豕突在所難免。出門左拐，走五舍旁石階，兩步併一步拾級



1 政大公車

而下，飛抵蔣公銅像搭1路。在公車上想好當日早飯，下車便奔去買好。即使是這般連路狂奔，進教室時也總是遲到。我總慰藉自己，遲到是命。

※

政大有許多有趣的教授，錦媛老師是其中的一位。在我到台灣前，我的學伴汶均，就在郵件中極力推薦我修她的課。

她，戴眼鏡，常常穿著長裙，頭髮有些花白，整整齊齊地披到肩上，常年佩著一對玉耳環。

她在英文系任職，這門怪課——《旅行：文學與影像》是她開的通識選修課。這門課很「夯」，是政大最受歡迎的通識課之一；也正如所有的「夯課」一樣，旅行文學在選課時腥風血雨，我加簽才選上。

與浙大的老師們不同，錦媛老師讀了很多書，但很少掉書袋，她講話像是憑直覺的。講起旅行，她總是瞪大了眼睛看著我們，聳起肩膀，

抬高聲音地講：「旅行是生命的體驗」，「旅行是與他者相遇。透過他者，認識自己」。她也說：「同學，去貓空能算旅行嗎？」話音還沒落，她自己總是笑得合不攏嘴，雙手擺動作勢，像一個孩子。

錦媛老師不許同學遲到，有回威脅地說要鎖門，也就是說說而已。在那之前，她立過規矩，遲到的同學需在門口大喊「人一生必須有一次偉大的旅行」才准許進教室。再後來，她把暗語改成了莎士比亞的「一朵玫瑰，即使你不叫它玫瑰，它還是玫瑰」。

誰也沒有喊過，我常遲到，記得很牢。

※

「待人要謙和有禮，言行舉止要謹慎恭敬！」

「出門在外，當心被騙被害。」

「記住啊！到南部莫談政治！」

初到台灣時，聽慣了人們說台灣人善良熱情，我也總是小心翼翼的，按著家人教導再三、作為



異鄉人的行為規範，偽裝自己不是異鄉人：收起平翹舌，學寫繁體字，用台灣語彙；走在街上，也耐著好奇，不敢東張西望，也不敢和陌生人交談。自己是異鄉人這件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

我是異鄉人這事，後來都溶在錦媛老師的梅子綠茶裡了。她講《印度之旅》與《奧德賽》中的「待客之道」，也深諳其中法門。每次到她的研究室拜訪，她都像是準備過一番，變戲法般掏出各種零食果點予以款待——梅子綠茶，添過七八次水也滋味猶存。

老師的物欲追求很低，衣著樸素，生活很節儉，熱衷保護環境。她用的紙張，或大或小，都是單面列印過的廢紙；她購置不銹鋼餐具，寫信給全班同學，讓需要的同學向她索取，少用一次性丟棄的餐具。然而，她待學生總是很慷慨，經常拿出錢來請學生吃飯，我屢在其列。因我常抱怨台灣食物，老師在工作日程上記下我離開的日期，約好要請我去吃美食。吃飯那天，跟在老師和助教身後，看著她揹著包，腳步急促地穿街走巷，顯出一副努力的样子。我知道老師身體不大好，心中很是愧疚。

這幾日杭州已經入秋，天空蒼白，高不可及，夜裡常常忽地起風，風聲之外，一片闐靜。偶然收到老師掛念的信件，也不知道台北是冷是熱，不知老師是否換上了秋裝，有沒有著涼。

我時常慶幸自己遇到了錦媛老師。回到浙大，我常想念她笑盈盈地坐在書桌後面，耐心地同我探討問題，不厭其煩地為我指正報告行文的不妥之處。細枝末節與標點符號，她也從不放過：「你

的筆調太 overpowering。還有，這個『和』字要改成『與』，『和』太口語化啦！」言談之間，她總是鼓勵我寫作，不經意時甚至會突地尖起嗓子，瞪大眼睛，「真的，我說真的，震宇你要去寫！」

臨行前，老師還特意送了我一套《美國文學選》。作為一個平凡的異鄉學生，我不敢想像，自己竟能受到老師這般關愛。

我總覺得，老師一直就在台灣等著我，只是我到得太遲了。

老師，對不起，我又遲到了。

難忘飯館

政大的學生性情各異，時常莫衷一是。為數不多的幾個共識之一，乃「政大是美食沙漠」。

政大門口便是指南路。指南路又短又窄，門面矮小的商鋪見縫插針地密布在兩旁，貪婪地伸出各式霓虹燈與招牌，像兩隊氣急敗壞的侏儒，兇狠地把路人推下人行道。

這些侏儒大多賣吃的，從中華各派料理、日本料理、西式餐點到南洋、泰味飯館，品類繁多，大有世界美食濟濟一堂之勢，無奈味道實在不盡如人意。我回大陸時瘦了十斤，向家人抱怨學校附近食物難吃，他們都不信，紛紛指責我不好好吃飯。他們都信奉「台灣是美食天堂」教派。

※

回想平日課業繁忙時，我最常吃的一家店，竟是「廢墟」。



2 廢墟

「廢墟」的食物選擇餘地不多，口味一般。但她純粹超脫，在喧鬧的指南路上顯得格外清新脫俗。她戚戚地倚著摩斯漢堡，沒有門，也沒有窗，更沒有招牌。她連名字也沒有。她寒酸的木板圍牆上沒有名字，菜單上沒有名字，餐具、外帶盒上也沒有名字，儼然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」。

在廢墟吃飯也很純粹。挑一張不那麼油膩的桌子坐下，點完菜就可以直接看到廚房的動靜。吃飯時，抬頭可看到指南路繁華的街景、政大學生精彩紛呈的肆意穿梭馬路演出；側頭，便終於可以看到「廢墟」的得名之處——幾隻德高望重的垃圾桶。若不是這幾隻垃圾桶，「廢墟」或許就要叫「希爾頓」了。

人人都說「廢墟」的食物太油，膩得慌，而這些油膩的飯菜，倒是有幾分像紅油赤醬的江浙菜，也算安慰了我思鄉的胃。

※



出政大正門，往右直走，過了交叉口再右拐，途經門庭若市的日料店，再向前幾步，便看到一家不起眼的「水盆羊肉」麵店。

台灣有許多掛著大陸頭銜的食物，山東燒餅、北京烤鴨、上海小籠、東北水餃、寧波年糕之類層出不窮。這些食物各自帶著濃厚的鄉愁意義，其滋味自然居於次位，試過一兩家便不敢再去。這家西北風味的「水盆羊肉」麵店卻大不相同。

這家店的老闆娘是個西北女人，身材高大，眉目之間都是秦域風姿。她應該是個新移民，嫁了個台灣人，所以我見著她的時候，挺著個大肚子。她母親作為嫁妝的一部分，也跟著來了台灣。

他們還有個上國小的女兒，從長相到說話，不大有她母親偉岸雄姿的遺傳。平日中午放學回來，她總在嬌滴滴地在門口喊：「爸爸媽媽（音：把拔馬麻）我回來了！」一等她進門，老闆娘就替她拿下書包，中氣十足地問：「今兒早上在學校有什麼事兒嗎？」，兩岸國語，一應一答，相映成趣。

相較於「廢墟」，「水盆羊肉」的菜色就略顯複雜了。也因此，老闆娘每遇新客都要大費周折，對「單仔兒」、「雙合」、「夾饅」這類名詞作一番解釋。她的翹舌和兒化音很重，發音位置又高，講起話來語氣抑揚頓挫，客人們往往聽了幾遍還是一頭霧水。儘管如此，端上來的食物，無論是麵、夾饅或是涼皮，澆上紅辣油，撒上青椒

粒兒，總沒有教人失望的。無奈其位置偏僻，客人不多；若光論菜品實力，指南路恐怕沒有幾家料理店能位居其上。

自暴露老鄉身分後，老闆娘喚她母親出來，同我一陣寒暄，聊些雞零狗碎。雖是故鄉人，年齡與地域差別巨大，也話不投機，只好目目相覷，真乃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這又能如何，我們有電視」。彼此心知肚明「他鄉遇故知」的期待已破滅後，我便只顧吃麵，她們也各自去忙了。

※

指南路上這些小店，雖幾經我苛刻挑剔，卻也不乏擁簇。現在想來，我總說自己吃不慣台灣菜的甜膩，無非是因為自己是異鄉人。帶著思鄉的胃，無論到哪裡，都是吃不慣的。更何況在政大。

何日君再來

「你要走了哦？真遺憾沒有早點認識你。」

「你還會再來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有機會，我一定回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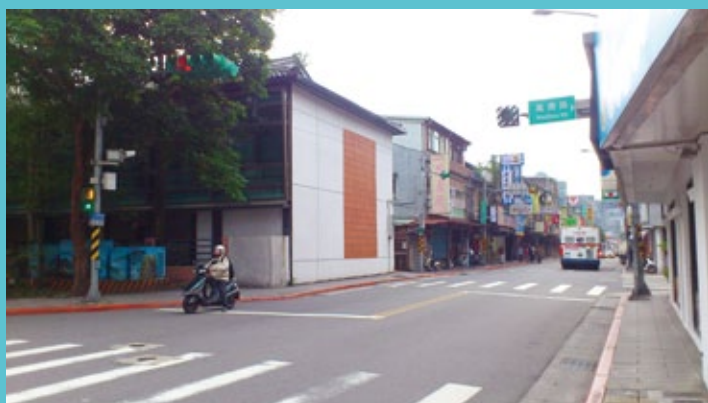
離開台灣的那天下午，我坐在車裡，經過逼仄的指南路，沿著景美溪前行，遠遠地看到101直插雲霄。我貼著車窗，怔怔地看著這座城市，看著她錯落陳舊的街道，看著她密布低矮的房屋，像退潮一樣，在我身後一點點退去。在台北呆了這麼久，覺得好像還是第一次進入這個溫情的世界。

在到台北之前，我早已對台北「瞭若指掌」。

一本《台北人》，我從中學時代看起，前前後後翻得脫了線，對擠在十幾個故事裡的大小人物，簡直如數家珍。仁愛東村、信義東村住著來自大陸各省的軍眷；西門町夜夜笙歌，紙醉金迷；仁愛路、南京東路坐落著達官貴人們的豪宅；金華街、溫州街生活著不得志的小人物；新公園裡，那些見不得光的青春少年在此流竄。這些「中國人」、「台北人」各自顛沛流離的命運，三教九流、販夫走卒百味雜陳的人生，在台北交織纏繞，激蕩碰撞。而台北，就像是尹雪豔，迷人卻總也不老，「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壯年的、曾經叱吒風雲的、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」。

再後來，我又從台灣電影裡，看到熱鬧的台北街頭掛著各式霓虹招牌，夜市人聲鼎沸，看到機車騎士亂竄，黑幫鬥毆，看到迥異的校園生活和戀愛故事。從我上中學起，粵語歌曲與港片的時代過去，人人都爭學台灣歌手的吐字發音。那時，中央台《海峽兩岸》節目「無惡不報」，每天迴圈地播選舉槍擊、陳水扁貪污、議員打架、人民抗議、機車車禍，主持人正義凜然，殷切地告訴觀眾：台灣沒有「回歸」，民不聊生，社會亂成一鍋粥。

所以，我想像中的「台北」，一面是來自天南地北的外省人，操著各省方言，在破敗的眷村、熱鬧的公館，沉湎於過去的軍銜與風光，對著新起的高樓大廈應接不暇；一面是年輕活力的臉



3 指南路街景



4 政大正門

龐，穿戴新潮，在學校和補習班調皮嬉戲，時常騎著機車，穿梭在西門町和東區；還有一面，是特權員警保密防諜，憤怒的群眾遊行示威，野蠻的議員吵架動手。

這個時空交錯的「台北」，現在想來相當可笑，卻是我長久的「台北印象」。

※

許多台灣人告訴我，台北是一座冷漠的城市，這座看似溫良敦厚的城市，階級森嚴，密不透風。他們總說：「台北人很冷漠，把除了台北以外的台灣都叫作『南部』。你要多到『南部』去，去『南部』感受台灣人的好！」我無法體會屏東、苗栗、嘉義、雲林、澎湖、高雄這些人與台北人的差別，雖然對他們而言，其中的親疏遠近，是不言而喻的。

當我試圖探訪我想像中的「台北」時，發現小說與電影裡的場景都開發成了觀光景點，客氣體面地陳列著各種「古物」，四周環繞的陸客閃光燈喇喇直響。我找到了眷村，看到文藝溫馨的眷村生活展覽，卻看不到那些大陸軍眷的生活痕跡；我跑到西門町，看到衣服店、火鍋店、KTV 鱗次櫛比，不知道陳映真的《麵攤》擺在哪裡。我完全不敢相信

眼前的台北是真實的。難道我又遲到了嗎？

悲哀的是，與那些蓄意保留的「遺跡」相對照的，那些真正住著台北人的古舊建築卻被怪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推倒，輾平，迫不及待地豎起一座座新高樓。這些高樓，同樣在北京、香港和其他城市鐵青著臉，使每一座城市趨於平庸。台北被資本家和觀光客占領，不再是外鄉人的冷漠台北，也不再是台北人的台北。

※

春假結束，從綠島、台東輾轉回到台北車站，我與同伴卻不約而同地感慨：「終於回到了『文明社會』！」看著眼前這些人淡漠溫和的表情，相較於總是掛滿笑臉，卻常不守時、不靠譜的「南部人」，我竟覺得他們是可愛的。這些都市人，說他們冷漠，可他們尊重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；說他們虛偽，可他們遵守規則，恭敬禮讓。我們看夠了紛亂殘酷的城市，純樸卻無知無序的鄉村，所以喜歡台北，覺得台北有人情味，喜歡且渴望她的秩序井然。

等過了端午節，離回家還剩十多天的時候，每天都要面對兩個問題：「你什麼時候回去？」、



「什麼時候再來？」。

那段時間，「回家」令我左右為難。目之所及，政大灰頭土臉的建築居然笨拙有致，指南路逼仄小氣的店鋪也可以古樸玲瓏。路上行人、公車司機和商店服務員的面孔都如此親切，毫無目的地遊蕩其中，猛覺這裡的人與物，已經融入我的生活，存在於在我的呼吸之間。

夜裡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像是一盤磁帶，A面播著故鄉親友的思念，B面播著對台北生活的留戀。伴著窗外稀疏的蟲鳴，AB面交替播放，腦海中斷續地放映著瑣碎的畫面：一會兒是我和夥伴們在花蓮，看太魯閣奇峰峻崖，在七星潭畔拍照挑石塊，迎著傍晚溫和的海風，看著夕陽的最後一抹餘光一點點褪去，目睹山與海的親密相遇；一會兒又是我們吃完烤肉，公館毫無徵兆地下起了雨，羅斯福路的風刮得很大，直愣愣地灌進衣領，台大校園裡樹影扶搖，嘩嘩作響，風像是冰浸的，吹得我們的眼睛又紅又腫。

等到睡意姍姍來遲，天邊已經泛出縷縷白光。

※

起飛後，台北盆地越來越小，等到飛機在幾

萬尺高空西行時，大片的雲朵發出耀眼的光亮，台灣島逐漸從視野裡消失，我的眼睛被猛烈的光亮刺得生疼，太陽穴繃得像鼓皮，腦袋昏昏沉沉，汗珠從雙腳裡一粒粒沁出來，卻還是不肯拉下遮光板。我盯著那片光亮，這生活了一百多天的島嶼，連同她的河流與山脈，像是海市蜃樓一般，銷匿無蹤。

我突然覺得這座島嶼對我竟陌生得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地理名詞，「台灣」與那些犬牙交錯、陳舊低矮的建築，那熙熙攘攘、客氣悠閒的行人，竟然一絲關係也牽連不上。一切都像一場精密騙局般席捲而去。一片恍惚之中，我也分不清，是離鄉還是返鄉。

※

這些關於台北、台灣的零碎記憶，這些溫暖與感動交織的旅程，像白沙灣那些不知疲倦的潮汐，永無休止地拍打著礁石之岸與沙灘之岸。

我還會在7點40分出門，只是，再也不用奪命飛奔。

（本文圖片攝影：雷震宇）